

YOUNG JANE YOUNG
GABRIELLE ZEVIN

太年轻

曾经不顾一切，因为太年轻。现在我仍要不顾一切。

[美]加·泽文 著 张亦琦 译

太年轻

[美]加·泽文 著 张亦琦 译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太年轻 / (美) 加·泽文 (Gabrielle Zevin) 著;
张亦琦译. -- 南京 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8.5

书名原文: Young Jane Young

ISBN 978-7-5594-1646-9

I. ①年… II. ①加… ②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8) 第043289号

YOUNG JANE YOUNG by Gabrielle Zevin

Copyright © 2017 by Gabrielle Zevin

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Sterling Lord Literistic,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.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8 by Shanghai Dook Publishing Co., Ltd
All rights reserved.

中文版权 © 2018 上海读客文化股份有限公司

经授权, 上海读客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(简体)版权

图字: 10-2018-059号

书 名 太年轻

著 者 (美) 加·泽文

译 者 张亦琦

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丽

特邀编辑 夏文彦 姚红成

责任监制 刘巍 江伟明

策 划 读客文化

版 权 读客文化

封面设计 读客文化 021-33608311

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90mm × 1270mm 1/32

印 张 12.25

字 数 223千

版 次 2018年5月第1版 2018年5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94-1646-9

定 价 52.00元

如有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 请致电010-87681002 (免费更换, 邮寄到付)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

读客外国小说文库

激发个人成长



YOUNG JANE YOUNG



Gabrielle Zevin

我不认得
自己这双手
然而我知道
从前也有我这样的女人
有过这样一双

——《惊奇》阿德莱德·克莱普赛¹

1 阿德萊德·克萊普賽（Adelaide Crapsey，1878—1914），美國女詩人，愛非句等日本詩歌启发，創造了美式五行詩。（若无特殊说明，本书注释均为译注。）

目 录

I 此时此刻就是你最年轻的一刻	001
II 无论你去哪儿，你做过的事都跟着你	087
III 十三条，或一些关于缅因州的有趣事实	145
IV 你真是个天使	205
V 抉择	263
作者注	377

I

此时此刻就是你最年轻的一刻

瑞秋

1

我的好朋友罗兹·霍洛维茨与她的新任丈夫是通过交友网站相识的。罗兹比我大三岁，比我重二十二公斤，在外人看来算不得风韵犹存，因此我也打算试试看——尽管平时我尽量避免上网。罗兹的上一任丈夫患结肠癌去世，而她则开始享受生活了。倒不是说她现任丈夫是什么人中龙凤——他名叫托尼，以前在新泽西州做汽车玻璃生意——而是说是罗兹把他好好打扮了一番，又带他到布鲁明黛商场买了几件衬衫，现在他们经常一起到犹太社区活动中心参加各种兴趣班——西班牙语会话、交际舞、情侣按摩、手工皂制作、蜡烛制作，等等。我倒不急于找个丈夫，因为再结婚会徒增很多麻烦。可我也不想一个人孤独终老，再说，能有个人陪我参加兴趣班也不错。我总觉得网络交友是年轻人才玩的东西，可是罗兹说并非如此。“即便如此，”她说，“瑞秋，此时此刻就是你最年轻的一刻啊。”

我问她有哪些建议，她告诉我，不要用看上去比本人更年轻

的照片。在网上人人都会撒谎，可讽刺的是，在网上最不应该做的事就是撒谎。于是我说：“罗兹，亲爱的，真实生活跟这又有什么两样呢？”

我约见的第一个男人叫哈罗德，我半开玩笑地问他是不是生来就叫这个名字，因为这名字听起来像个老头。不过哈罗德没有领会我的幽默感，他略带恼火地说：“你没听说过《哈罗德与紫色蜡笔》¹吗？哈罗德是个小孩啊，瑞秋。”总之，这场约会没了后文。

我约见的第二个男人叫安德鲁，他的指甲很脏，搞得我没心思注意他的人品。点的黄油红糖可丽饼我也吃不下，因为——天啊，他的指甲实在太让人分心了。我真想知道他来赴约之前都干了些什么，是参加园艺竞赛吗？还是把上一个跟他约会的女人埋掉？他说：“瑞秋·夏皮罗，你吃得太少了！”我考虑过把可丽饼打包带走，可是真的有这个必要吗？可丽饼不经放，重新加热后就变得黏糊糊、软绵绵的，就算硬着头皮吃下去也是糟糕的经历——因为你会一直想，可丽饼本来多好吃啊！

又过了几个星期，安德鲁打电话来问我还想不想再约会一次，我赶快说：不必了，谢谢你。他问我为什么，我不希望自己显得过于斤斤计较，所以并不想把手指甲的事告诉他。或许我对这件事的确有心结，因为我前夫的指甲一向干净整齐，可他仍然是个烂人。就在我思考该怎么和他说的时候，他说：“算了，我明白

1 1955年由克罗克特·约翰逊创作的童书。

了，你不必扯谎来唬我。”

我说：“说实话，我觉得我们之间没有擦出火花，而且以我们的年龄，”我六十四岁，“实在经不起再浪费时间了。”

于是他说：“告诉你吧，你本人比照片上老十岁。”给了我临别的最后一击。

我知道他是故意把话说得这么难听，不过保险起见，我还是把照片拿给罗兹看了。在我印象里，这张照片是近期照的，但仔细回忆后，我想起这是布什第二届总统任期结束时照的。罗兹说照片上的我的确显得年轻一些，但这样正适合我，不至于年龄悬殊得过分。她说如果我选对了餐厅，再配上合适的灯光，就能跟照片上一模一样。我说那跟布兰奇·杜波依斯¹往台灯上罩围巾有什么两样。后来罗兹在我家阳台上用手机帮我重拍了一张照片，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。

我约见的第三个男人叫路易斯，他戴着精致的钛合金镜框眼镜，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：“哇，你比照片上更漂亮。”这不禁让我怀疑自己在选照片这件事上是不是矫枉过正了。尽管如此，我还是很快便对他产生了好感。他是一位美国犹太文学教授，在迈阿密大学任教，他说他以前常跑马拉松，后来髋骨出了毛病，所以现在只跑半程马拉松。他问我平时做不做运动，我说做，我教老年人做普拉提，说到这里——说不定我可以帮他缓解屈肌的

1 美国剧作家田纳西·威廉斯创作的话剧《欲望号街车》里的女主角。

病痛？我记得他说了句“我相信你一定可以”之类的话。再后来，为了证明我并不是绣花枕头，我们谈到了读书。我说我非常喜欢菲利普·罗斯¹。恐怕所有跟我背景相似、年龄相仿的女人都会有这种陈腔滥调。可他却说，不，菲利普·罗斯非常优秀。他曾经做过一场关于菲利普·罗斯作品的公开课，结果菲利普·罗斯本人也来了，而且还坐在第一排！菲利普·罗斯听完了整堂课，中间还不时点头，两条长腿交叉，又分开，又再次交叉。下课后，他一言未发，直接起身离开了。

“他觉得怎么样？”我问，“他生气了吗？”

路易斯说他也不知道，这件事将永远是他心中的未解谜团。

我说：“菲利普·罗斯的腿很长吗？”

他说：“不如我的腿长，小瑞。”

偶尔调调情，倒也不失为一件乐事。

接着他问我有没有孩子。我说有个女儿，叫阿维娃。他说在希伯来语中阿维娃的含义好像是春天，或者是纯洁，真是个美好的名字。我说我知道，正因如此，我和前夫才选了这个名字。他又说，这个名字不常见，我不认识叫阿维娃的人，只听说过那个给国会议员莱文惹麻烦的女孩。你还记得那件闹得沸沸扬扬的丑事吗？

“嗯。”我说。

¹ 菲利普·罗斯（Philip Roth），生于1933年，美国国家图书奖得主，作品多探索犹太人与美国人的身份认知与生活。

他说：“那件事不仅败坏了南佛罗里达和整个犹太裔人群的名声，还抹黑了政治人物，对整个文明社会来说都是一件丑事。”

他说：“你真的不记得了吗？2001年那会儿这里的新闻节目整天都在播这件事，直到九一一事件发生后人们才把她淡忘了。”

他说：“我实在想不起她姓什么了。你真的不记得她了吗？告诉你，小瑞，她就跟莫妮卡·莱温斯基¹没两样。那个女孩明知他有家室还要勾引他。依我看，她要么为了权，要么为了名，或者是缺乏安全感。她长得就是一副风流样，身材丰满——就是那种人人都会夸她长了一张漂亮脸蛋的人——勾搭上莱文这样的男人让她觉得自己很神气。我对这种人一点也不同情，她到底姓什么来着？”

他说：“真是太可惜了，莱文一直是个不错的国会议员。要不是那个小姑娘坏了事，他说不定会成为第一位犹太裔总统。”

他说：“你知道我最同情谁吗？她的家长。”

他说：“不知道那个女孩后来怎么了。你说，谁还愿意雇用她？谁还愿意娶她呢？”

他说：“格罗斯曼！阿维娃·格罗斯曼！就是这个名字！”

于是我说：“就是这个名字。”

我找借口去了趟卫生间，回来后，我让服务生把没吃完的海鲜饭打了包——这里的海鲜饭很好吃，一人份又实在太大了。有

¹ 莫妮卡·莱温斯基（Monica Lewinsky），生于1973年。1995—1996年间于白宫实习时，与时任总统比尔·克林顿关系暧昧。后发展为克林顿-莱温斯基丑闻事件。

些餐厅会在藏红花上偷工减料，但是大虾餐厅不会这样做。海鲜饭不能用微波炉加热，但放在炉灶上热一下还是很不错的。我说，我们平摊饭钱吧，路易斯说他正要付账。但我的态度十分坚决，因为只有当我打算跟一个男人再次约会时，我才会让他请客。罗兹常说这种做法不知该算女权主义，还是与女权主义背道而驰。不过在我看来，这只是基本的礼节。

我们一起往停车场走，他说：“刚才在饭店里是怎么了？是我

说错话了吗？我感觉气氛一直很融洽，可是突然就变了样。”

我说：“我只是不喜欢你而已。”说完便上了车。

2

我住的公寓位于海滩地带，有三间卧室。我在家里就能听见海浪的声音，对家中的一切都很满意——这就是独居最大的好处。即便你嫁给一位常常不在家的人，比如医生，他也会插手诸如家居装饰的事。而他的意见通常是“我想要一张更有男子汉气概的床”，或者“一定要装遮光窗帘，你知道我的工作日程很不规律”，还有“这个的确很漂亮，可它不耐脏啊”。而现在，我的沙发是白色的，窗帘是白色的，羽绒被是白色的，厨房台面是白色的，衣服是白色的，一切都是白色的。而且，不，它不会脏，因为我用得很小心。我买房子的时候房价临近低谷——尽管生活有诸多不顺意，但在房地产这方面我运气总是很好——如今这套公寓的价格已是我买下时的三倍。倘若我把它卖掉，可以赚上一大笔，不过说实话，卖掉了我又能去哪儿呢？你倒是说说，我还能去哪儿？

阿维娃小时候，我还没离婚，那时我们住在城市另一头，在